

從叔本華哲學過渡到中華民族精神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譯後

林建國

真正透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這本代表作體認叔本華哲學的重要性，這，也許到現在還很少人能够完全掌握，若說要藉着他的著作才能澈底了解我們民族的精神，這一點，清楚的人就更少了——這個事實，是當我以五年的光陰一字一句把這部哲學史上的鉅著翻譯出來以後，才特別領會到的。這本被尼采叫做是「像一面鏡子，在裏面我看到了世界、生命，我的本性被描寫得這樣偉大和莊嚴」的書，也許是所負擔的任務太重要的緣故，它的深度、熱力和思考性，正像作者自己所說一樣，是不能容許「一個平凡頭腦的過濾」的，要澈底了解，讀者需要在相當的時間和耐心，因為，*XalCra la Kala*（「高貴的難免深奧」）。

×
要說明叔本華哲學，必須從他之前的哲學講起。

希臘時代的哲學，的確像是許多人說的那樣，是哲學史上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是一個孤峯，因為，在它以前，幾乎沒有任何建樹，然後一下子，開出了哲學史上絢爛奪目的花朵，接着，就像是一現的曇花，它萎垂凋

謝，贖下的只是供人憑弔的遺跡而已——

Oh, thou! in Hellas deem'd of heavenly birth,
Muse! form'd or fabled at the minstrel's will!
Since shamed full oft by later lyres on earth,
Mine dares not call thee from thy sacred hill.
Yet here I've wander'd by thy raunted rill,
Yes! sigh'd over Delphi's long-deserted shrine
是你！希臘的天潢貴胄，
飛揚吧！在詩人的玄想中，
因為讓後世的下里巴人之歌所羞，
我的不敢將你從聖山頂上喚下：
高士之泉旁邊我逡巡，
啊！哀悼着特爾斐荒蕪的神龕。

（拜倫，哈洛德公子的旅程，I）

在叔本華以前，幾乎哲學界就離不開在特爾斐倒塌下來的神龕的陰影裏頭打轉。這段時期哲學上最顯著的特徵（由經院主義集其大成），就是在抬舉「現象」——這個再無常也不過的東西，把它當作 *aeternae veritatis* 「永恒的真理」，換言之，認為時間、空間和因果關係，這種種形式，乃是宇宙的本質和內涵！而說穿了，這些東西不過是我們腦筋的一個表象，是少不了主體（認知者）的客體（被認知者，即對象），的確就像尼采所形容的一樣：「偉大的星球，倘若未有爲你所照耀之物，你的榮耀何有！」

到康德才把這個困境突破，這位西方最偉大的哲學革命者，揭穿了說是我們理性能力體會事物有它的極限

，而把所有前此依靠着理性建立起來的現象界一脚踢翻，於是所有以前在那裏抬舉着現象的人，就像是從夢中驚醒一樣，茫然的喊出了：那麼究竟這個世界除了現象以外還是個什麼？而由於康德並沒有提出回答，他們迷失了。

叔本華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從康德所放棄的地方開始，揭開了整個這世界乃是我們的「意志」，說出了在那我們理性能力體會的事物現象底下運行的，乃是一盲目的意志，一 *qualitas occulta* [隱奧的質性]，一切的時間、空間、因果關係乃至於世上萬物，只不過是這個意志的具體化而已，而就這樣，向我們打開了全新的世界的另一面。由這點來看，叔本華說自己是「直接繼承康德的」，真是一點都沒有錯。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這本書，可以說就是有關前面所講的情形一個批判性的歷史記載，這是把該書做一個大要的分析之後馬上可以看得出來的；這本書共分五個部份——

附錄（第五部）

第一部表象的世界——把柏拉圖之後的哲學做了一個總括性的批評，然後指出康德哲學的特點。

第二部意志的世界——推翻了以前哲學走的路而建立了自己的意志哲學。

第三部表象的世界——復興了希臘哲學（主要是柏拉圖的理念）。

第四部意志的世界——進一步把意志哲學加以深入的研究，之後，斷定了它是「惡的」，而予以否決，最後達到意志的擺脫、昇華，而登峯造極到結合了基督教與印度教、佛教的精神。

這麼樣一個哲學上（當然這裏我指的範圍只是西方與印度的哲學）的「大一統」，居然是完成於一個三十歲的青年（該書完成時叔本華行年三十）之年，這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但是在這裏，只要是一個中國人，當他跟着叔本華走到這一個地步，他是無法不從本性裏湧現出一種對第四部達到西方及印度哲學結合之點的頂尖的哲學所產生的困惑與懷疑，這正因為，我們中國人，是和西方人以及印度人在本質上有所不同，而這點不同，也正形成了我們跟他們分道揚鑣之點，同時，也是西方及印度哲

學的缺口！不過反過來說，也只有透過叔本華我們才看得出這個缺口這個不同，在這點上來講，叔本華正像是尼采說的那樣，是：「人的意義是爲橋樑，而不是目的。」

那麼，我們民族的本質是怎樣的呢？

x

x

x

首先我們承認，的確，整個世界是意志的具體化，從這個角度觀察，我們發覺到，由各個民族的行爲，同樣可以體驗出來各個民族原來也就是各種程度的意志具體化，爲了比喻的方便，我這裏籠統地把它區分成代表性的三部份——雖然用形式的劃分來形容也許並不是很恰當的。第一種是意志最強烈、過份地旺盛至於絕對否決一切其它意志現象的現象，我發覺這種現象再沒有比在日本人的什麼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當中表現得更具體、凸出的了，最好的例子，大家不妨參考小山勝清寫的「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這真正是典型日本人的代表，日本人這種意志永遠是指向無限的侵略、併吞。這樣，表現在政治上，是爲田中奏摺；表現在軍事上，就是八年的侵華戰爭和令人髮指地屠殺了一千四百萬中國軍民；表現在經濟上，就是商業株氏會社。它們在一種形式上（比如軍事）受了壓抑以後，馬上會轉移到另外一種形式（比如經濟）上頭，但侵略的本質永無休止，天真地希望日本人後悔於他們的行爲，以爲意志可以改變，這真正正是愚不可及！！但正因爲這種內在意志的旺盛、不安於室，同樣就讓日本人在內心感受到無比慘烈的煎熬、意志的自我蠶食，中國人所謂的「自作孽不可活」，其實是應該從這個意義來解釋的，像地獄變那一類的形容，以及三島由紀夫之切腹，真正是只有日本人才配寫得出來、幹得下的，是的，的確他們內心的寫照，日本人永遠是生存在活生生的地獄裏頭！在另一方面，和這種現象完全相反的，是第二種意志最微弱徹底的泯滅的現象，這是印度人所表現出來的，在西方世界，唯有救世主也就是耶穌精神能够比擬，這種精神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四部當中已經很精采地講述過了，我不再重複。但是第三種我們中國民族所具有的現象，雖然由於親身實行與體驗的緣故，被無數中國歷史上代表性人物的行爲印證了，也表現在許許多多的著作當中，但，毋寧偏向道德的成份居多，完全用哲學方式徹底地

解釋的，還沒有，這——就是完完全全不和前面兩種現象一樣，所以既不是形成意志的侵略，又不是意志的萎縮凋零，而是一方面抵抗意志的侵陵，一方面實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麼一種允執厥中的意志現象；事實擺在眼前很明白，我們的民族，五千年以來，並不以霸道立國，而是以融合為主，而被稱做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這決不是歷史上的一個偶然事件，這正因為我們真正是這樣一種不屈不撓的意志具體化的結果；就這樣，中國人說出了：「中庸其至矣乎！」關於這些，我將略盡一己的棉薄，在下面做進一步的解釋，不過說到切身的體會，那還是要大家把自己投入歷史人物的言行傳記以及對後世的影響裏頭，才行的，因為，行為與行為的吸引，是意志的交感最直接的手段。當太史公說出了：「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迴留之，不能去云」的時候，太史公正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無論如何，假如不考慮最後我們民族的這種意志現象的話，在前面那兩種當中，我倒是寧可偏向第二者，因為，雖然「過猶不及」，我仍然堅決地相信論語上的一句話：「與其不遜也，寧固。」

就因為是這樣一種不屈不撓意志的現象，所以，我們中國民族，不像是意志旺盛的日本人那樣，推崇的是千人斬，也不像是泯滅意志的印度人那樣，着重的是捨身與棄却；我們中國民族，原來一向敬重的，就是那些不被「他意志」的侵陵威脅所折懦的意志，反過來，我們鄙視的，就是那在「他意志」的威脅下低頭的人，我們的敬重或厭惡，決不是由於這些人的「不怕死」或「怕死」，因為前者，只是自己意志的擴張，是另一個侵略的意志，是「加諸已發生惡事的第二件惡事」，至於後者，是自己生命的保護，並不構成厭惡的理由。尊敬一個勇敢的人，並不是尊敬他不怕死，而是尊敬在肉體之後抵抗他意志侵陵的一個剛直的意志，要沒有這重剛直之氣作後盾，則鮮能逃於伯夷所形容的「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鄙視一個懦弱的人，並不是鄙視他怕死，而是鄙視在肉體之後屈服於他意志的一個萎縮的意志。換一個方向看，假如說不考慮意志的因素，我們只尊敬不怕死的人，那麼，受了生活的逼迫而自殺的，也可以是我們最尊敬的嘍，因為為這樣地緣故自殺的人是「不怕死」的哪；但恰恰相反，他却是我們最看不起的，因為，這正是對那集合成「環境」促使他自殺的一他

意志」一種毫無抵抗、毫無道理的逃避、屈服！斤斤去計較一個人怕死不怕死而不能看透到他後頭支配的意志，正如當車禍發生時候將責任歸諸車輛而不曉得追究真正以意志的身份指揮車輛行駛的駕駛人，或正如動物之固執（鬪牛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被鬪「逗」的牛，只曉得攻擊那方抖動的布，却不知攻擊用意志指揮的人），一樣是心靈層面膚淺的表現，我們人所以是「形上的動物」，正因為，我們本質上有一種傾向，去看透到問題的根本上，而非表面。

瞭解了這一點，才能領悟兩個好像很矛盾的言論，就是一方面「戰陣無勇，非孝也」，但在另一方面，「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在漢書蘇武傳當中，一方面，說到漢使牽連到一次失敗的政變之時，「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後來單于審判的時候，劍斬虛常，欲以此降武，「舉劍擬之，武不動。」但另一方面，當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的時候，「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同樣，在三國志劉志張飛傳，說劉先主攻益州劉璋，嚴顏守巴郡，為飛所擒，飛斥其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然而另一方面，當飛改顏相向，以禮遇之的時候，史書上並沒有去追究嚴顏到底有沒有「非死不可」，因為的確確矛盾是存在在現象裏頭，但是從哲學方面也就是從意志分析，這根本是無矛盾可言的啊，因為，意志之剛直，跟身體（獨立個體原則）的保全，根本是不能混為一談，這是兩碼子的事啊！（待續）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叔本華著／林建國譯

這是目前最完整的白話文中譯保存原書引用的希臘拉丁法英西梵六種語文的名言佳句全書50萬言六百頁精裝一鉅冊特價120元
請利用郵撥100075 林建國戶或
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購買